

地铁一瞥

解读一座城市,不仅看高楼大厦,看人来车往,更应该看细微处。到一座城市,我喜欢走街串巷,也喜欢选择以地铁做窗口。乘坐地铁的,兼具各行各业,人满为患,在某个程度上说,地铁是一座城市的表情符号。

地铁入口,四通八达,但就在这些空阔有些寂寞的地方,有流动摊贩,更有一些行为艺术家。一些年轻艺术爱好者,背着乐器,坐在楼梯处,或者站在过道上,自弹自唱,旁若无人。没有掌声,无人喝彩,少有人驻足聆听,鲜有人捐钱,更没人围观看热闹,路人都是匆匆经过,最多瞥一眼。但这有什么关系呢,他们一如既往地弹唱着,纯粹是自娱自乐。或许他们压根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展现自己的艺术。

7年前,初来乍到北京的我,就被地铁这独特情景吸引。令人纳闷的是,他们不选择机场,不选择火车站,却选择这个地方。我猜想,这里不仅市民流量大,更主要的是,乘坐地铁的,大都是上班族,居社会中流,唯有他们,才容易引起艺术共鸣吧。去年“阳刚旭日”走红时,我得知他们也曾在地铁唱过歌。地铁可谓是歌手推销自己的起步之地。

地铁雅俗共赏,既有艺术,也有庸俗。一些年轻恋人,不管人流堵塞,有时就在那些“人阻”地方毫无顾忌长久相拥相吻。经过的人,或许习以为常,擦声而过,目不斜视。而我似乎刘姥姥进大观园,甚

为好奇和不解。因好奇,便盯住看了好会儿,已为人母的我,竟羞红了脸。后来马上意识到少儿不宜,身边还有一位10岁的女儿,便拉着她匆匆逃离。但乖巧的女儿,猜中我的心思,配合地捂着眼睛,说,唉,脏,小孩看不得,我不看。

几次去北京、上海,乘地铁的时候,都经过中转站。中转站的出口入口往往都“一万八千里”,为了赶时间,步履匆匆。人流如潮,再看那些淹没在人流中的,很多人拿着皮包,面无表情,行色匆匆,似乎每人都素不相识形同陌路。从没见到有人在地铁处闲庭信步,更没见到有人停下长久闲聊。人流裹挟着他们脚步,他们目不斜视,即使熟人也会擦肩而过。难怪有个摄影爱好者,在地铁处拍摄行人的神色,竟然发现面部很为相似,各个面无表情,很少有笑意,甚至僵硬,除非那个人手机通话,而笑意也是为那位跟她(他)通话的人而流露的。

与外面迥然不同的是,地铁车厢内,阒寂无声。站着的,管自戴着耳机听歌,或者拿着手机上网。坐着的,要么拿着报纸浏览,要么玩着手机。尽在咫尺,遥如天涯。如果有孕妇或者老人,很少有让座的,不是不让座,而是他们压根没抬头看周围。即使看到不让座,也不觉得难为情,反正大家都素昧平生。

我曾经艳羨大城市生活,高楼林立,灯红酒绿。但多次地铁经历,先前的想法开始动摇了。一条地铁,可以把两处遥远的地方连接起

来,近在咫尺。但正因为遥远,大家不曾相识,所以各自矜持着。于是乎,在地铁,人与人之间距离咫尺,但形同天涯。那种相对而视但呆板无情的表情,让人寒意顿起,不由自主想起美国诗人笔下诗句——生硬且默然。

我们逼仄的小城市,虽然狭窄且不够大气,但迈出家门,随处随地,都可能遇上熟人。随意打个招呼,闲聊几句,即使有不快之事,很快被驱逐。记得一次乘坐公交车上,两位中年妇女邂逅。从话语中猜测,她们年轻时曾是盟姐妹,结婚后很少有来往。这次能在车上邂逅,便感慨万千,牵扯起很多往事,说到尽兴之处,嗓门也大起来,有时拊掌大笑,笑声感染了周围的人。这样的情景能在地铁再现吗?

曾听到一个真实的故事。来自加拿大的留学生说最喜欢站在上海商场附近十字路口,看人来人往,图的是感受一种热闹。是啊,加拿大地广人稀,整日看不到几个人,难免会寂寞孤独。大上海的十字路口,人口密集,再说那些人神采飞扬,大凡是购物或者娱乐之后,满足正洋溢在脸上还来不及退却呢。蹊跷的是,这位留学生竟不说喜欢看地铁人流,或许,大凡地铁情景,加拿大也是大同小异的。

随着城市现代化推进,地铁在一些城市可能将会应运而生。那时,地铁这张城市的表情符号,是否越来越丰富呢?

我们拭目以待。

冷空气来了

这时节,天气时冷时热,让人捉摸不透。

几天前似乎曾经感觉到冬天的料峭,早晨的风冷飕飕地直往裤管里钻,漫步在太阳下暖洋洋。这几天却又温暖如春,照射的阳光又显得火辣辣,商铺里收起的秋装又重新上市,笨重的冬装无人问津。有人为亮相羽绒服而呼唤冬天。原来,这是冷空气冷锋的“锋前增温”。

这年月,天气好像越来越反常,让人弄不清楚季节到底变换了没有。走在大街小巷,忽然发觉衣裤有些单薄,待穿了厚的牛仔褲、高领的T恤衫,却又浑身热腾腾,外衣是时脱时穿。

天空一直阴沉着,窗户朝南的办公室里尚要开灯。到下午冷风直从背后的窗口灌进来,仿佛告示这回冷空气确凿南下。下班时分,天空愈发阴暗,乌云翻滚,完全是一派风雨欲来的光景。一路上还被打了几滴雨,想想还是放弃步行,以免途中淋雨,后来证实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望眼欲穿的公交车终究还是在雨点逐渐增多时,不紧不慢地驶来。没开多远,暴雨猛然如注,灯光中那雨条粗粗的一清二楚,噼里啪啦砸在地上溅起高高的水花。这雨会不会有所停歇,到时候

下车怎么办?马路上尽是猝不及防的行人和车辆,黄昏时分已经暗同黑夜。

下了车,其实也才5时多,打开家门进去,暖气扑面而来,门里门外仿佛是两个世界。推开窗,雨已淅淅沥沥,可以明显地领略到冷空气在缓缓袭来。是冷空气带来了这阵暴雨,还是这场暴雨带来了冷空气?南方的冬天倘若没有这夹杂的风雨,那寒冬腊月就迟迟不肯露面。

第二天早晨起来,屋里全然体会不到冷空气的威力。打开家门,冷飕飕的空气就在外面等候。站在门外,想回头加件衣服,但还是振作一下,毫不犹豫地沐浴在寒气中。

水泥路上中间干两边湿,本能将双手插在裤兜中,敞开的胸膛被风驱散了热量,情不自禁地将外衣的拉链锁上。为了抵御寒流,有意识地加快步伐,没走几步就浑身暖呼呼了。动用棉衣、风雪衣的行人已经比比皆是。到达办公室还是先开窗,让运动后静止下来的身体消散热气。

表兄的女儿结婚,中午赴宴遇到众多平常未见面的亲戚,亲情中涌动一股股热流,冷空气完全被遗忘在窗外。

落英随笔

胡新华

老屋的竹园



兴许是我对老屋前的那片竹园过于熟悉,所以当初没有什么特别印象;兴许是因为我觉得“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只是文人的一种矫情,更何况我只是一个俗人,所以曾经的对竹也没有特别的偏爱。然而,我喜欢竹,的确是有些喜欢,不过,那是在我搬到了城里之后的事。

住在钢筋水泥包裹的城市,拉开房间的窗帘,看不到老家那青的山,看不到那绿了又黄的稻穗,看不到叶落了又长的几株梨树,看不到那就在屋边也可以肆意生长的小草,于是,我的心里不免有了几分落寞,竟然突然怀念起老屋前的那片竹园了。

老屋前的竹园其实不大,竹子也不多,估计也就只有几百根吧。然而,那却是一个四季常青的园地。春季里,几根笋子总是会偷偷钻出来,几天不见,就蹿得老高老高了,还抽出嫩嫩的绿条儿;夏日里,大地炙热着,几只老母鸡最喜欢跑到竹园中,或是呆着一动不动,或是用爪刨着地面;屋前的几株老梨树经不起秋风的折腾,叶儿早就被刮得不知去向,而竹依然风情不减,还在秋风中舞动着自己的裙袂;冬日里,那么几根光秃秃的树枝指向苍穹,不免让人感觉有几分萧条,可竹呢?似乎不知道什么是冬天,即使给它戴上了“白帽”,它也会不失时机地把“帽子”给摘下来,展示着青春的风采。

推开老屋的窗,我看到的就是这片竹园。我曾经看着那一根根的竹笋儿如何脱掉外衣如何长大的;看着朝阳是如何钻进密密匝匝的竹叶间,又是如何透过竹的缝隙后,再映着我家的玻璃窗的;在年关前,我甚至是扛着锄头钻进竹园,从竹林里刨出几根冬笋(冬笋难以出土,也不可能成竹),让自己餐桌上多一碗鲜美的菜肴。

也许是因为拥有才不知道珍惜,也许是因为失去后才发现它的可贵,当老屋和竹园离我远去时,我竟然发现,老屋前的那片竹园是多么的可爱,那竹园的绿就是一种生命的光彩,就是生命的原动力。

我不觉怀念老屋前的那片竹园来,于是我与一群自行车友相约,踏歌而行,穿越城市的钢筋水泥,骑行去乡间的竹海,去感受那一片绿,去寻找生命的原动力。

忆何树锴先生

何树锴先生去世整整一年了,他的音容笑貌一直记忆在我心中。

他是我的表兄,比我大5岁。过去接触不多,退休后,由于彼此爱好相同,交往才密切起来,在酝酿成立玉海文化研究会时,他是一位积极的倡议者,后来当选为理事,并担任《玉海文化研究》杂志的编辑。

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位正直、严谨的知识分子,一个非常虚心好学又非常踏实,绝对不会弄虚作假的人。

论年龄、论资历,他都比我高出许多,可从来没见过他有丝毫傲气,凡是分配给他的工作,他总是勤勤恳恳地去做,哪怕是极细小的杂务。记得研究会成立后,制作会员证被提上议事日程,我为了会员证更有特色,有意增加一种文化元素,搞成中英文对照(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这种想法有些超前了)。我知道他在中学教过英文,就请他把这件分外的事担当起来。别看这是一件小事,做起来却挺不容易,可他愉快地接受了,又是翻译内容,又是跑制作单位,三番五次地校对、再校对,直到一个个标点符号,一个个英文字母完全准确无误

为止。如果说,这本蓝底银字别具一格的玉海文化研究会会员证能得到大家喜爱的话,那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何先生的努力。

创办《玉海文化研究》杂志,是玉海文化研究会的中心工作,也是研究会联系社会,展示会员研究成果的主要渠道和阵地。作为编辑人员,肩上的担子可不轻。首先是没有经验,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市还从来没有出现过专业性的社科类研究团体,更不要说出版这样一本具有相当分量的社科类专业杂志,我们算是“吃螃蟹”的一类。这类人光是胆大能说会道不行,重要的是要实干,脚踏实地地干;光是考虑个人得失也不行,还要有点奉献精神。何树锴先生就是具有这两种品德的人,只要是他认定了的事,就会自觉地努力,不计报酬地去做。

当时,我们考虑到他年事最高,请他一星期来几趟就行,可他不服老,非要每天来不可。他的夫人林咏梅女士事后对我说,老何自从到了你们那后,把研究会的事情当成自己的头等大事,上班时间做不完,带回家里做,又是查资料,又是改稿,又是校对,那股认真劲可从没见过。

事实证明,何先生不负研究会所托,他尽心尽责地完成自己的工作,编审稿件认真负责,校对稿件一丝不苟,他经手的稿件我总是最放心的。最初几期《玉海文化研究》出来后,意外地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这里就有何先生辛勤劳动的汗水和心血。

去年夏天,我因心动过缓住院治疗,听说他被查出癌症晚期也住院了。我得知后就和内人一起去看何先生,他正躺在病床上休息,人很瘦,脸色也不好看,可见了我们却挣扎着坐起来,脸上露出笑容,甚至还跟我谈起当前社会存在的种种不正之风,深恶痛绝之情溢于言表。我知道他生命中那股力量还在顽强地支撑着他 and 病魔作斗争,想不到他竟从此一病不起,等到我和研究会的同志再次去探望时,他已不能再言语了。

前几天,我在写《辛亥革命中的姚琮》这篇文章时,找到何先生在研究会工作时替我抄写的那篇《姚味辛先生墓志铭》,稿纸上的字一笔一画,端正硬朗,棱角分明,见字如见其人,不禁令我老泪纵横。

何树锴先生是个好人,也是个硬汉,他走了,大家都深感惋惜。

俞海